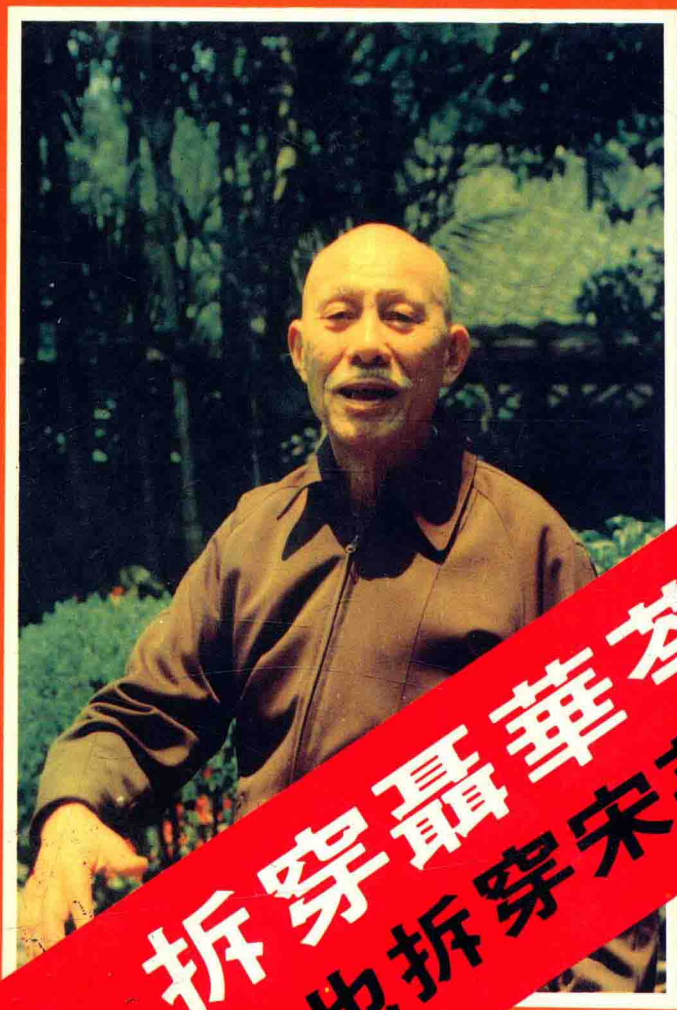


李敖 編著
雷震研究



拆穿聶華苓！
也拆穿宋英！

雷震研究

雷震研究

真相叢書⑭

編著人 李敖 臺北郵箱 26-735 號

出版者 李敖出版社

發行人 李敖

臺北市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

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3897號

代理發行
經銷 小書書報社

臺北市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電話 7080001

臺北市安居街31號6樓 電話 7322564, 7332565

郵政劃撥 0798807-8 蘇榮泉

印刷所 海王印刷有限公司

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

版權 保有一切版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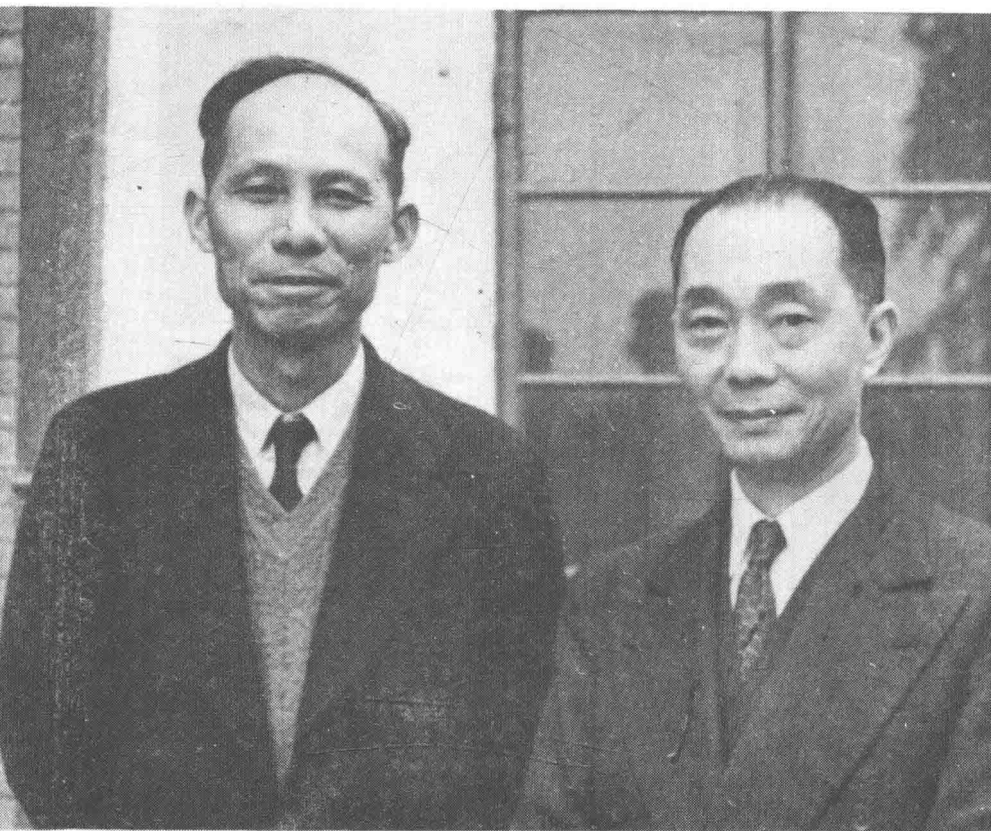
臺灣境外
總負責人 劉會雲 Martha Liu

P.O. Box 14767

Richmond, Virginia 23221 U.S.A.

版次 一九八八年五月五日初版

定價 新臺幣 300 元



雷震與蕭同茲。



雷震與向筠。



雷震、向筠全家福（部分）。左起小孩老師、雷美莉、向筠、雷小弟、雷震、雷美梅、雷美琳。



臨終前雷震與孟絕子（祥柯）。

「雷震研究」前言

李敖

雷震，字傲寰，浙江長興人，生於一九八七年（光緒二十三年）。他在一九一六年到日本留學，加入國民黨。一九二三年，進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院政治科，主修行政法學。一九二六年，再進大學院專攻憲法，冬天歸國。一九二七年，任浙江省立第三中學校長，再改任法制局編審（局長王世杰）。一九二八年，法制局併入立法院，轉任考試院編譯局編撰兼中央軍校教官。一九二九年，銓敘部成立，任秘書兼調查統計科科長。一九三〇年，兼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教授。一九三一年，當選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委員，繼任書記長及常務委員。一九三二年，任國民黨南京市代表大會主席團主席，此後並主持抗日會工作，至一九三五年底止；一

九三三年，任教育部總務司司長（部長王世杰），在職五年；一九三五年，國民黨五全大會召開，當選中央候補監察委員；同年，兼中央政治會議財政專門委員會專門委員。一九三八年一月，隨王世杰離開教育部，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；七月，任國民參政會秘書處秘書兼議事組主任（秘書長王世杰）。一九三九年，任國防最高委員會財政專門委員會專門委員，至一九四九年政府改組後國府委員會成立之日止。一九四一年，補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。一九四三年，任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。一九四六年一月，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，任秘書長，同月閉幕；三月，任制憲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委員（主任委員邵力子）；五月，政協重開；十一月，制憲國民大會開幕，任制憲國大代表兼副秘書長。一九四七年四月，任行政院政務委員（院長張羣）；十一月，當選國民大會代表兼國民大會副秘書長；一九四八年，任行政院政務委員（院長翁文灝）。一九四九年二月，任京滬杭警備司令部政委會顧問兼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；四月，上海撤守，赴廈門參加保衛工作；八月，國民黨總裁辦公室在臺北草山成立，任設計委員會委員；「香港時報」在香港創刊，兼「香港時報管理委員會」委員（兼主任委員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）兼秘書；東南軍政長官公署（長官陳誠）在臺北成立，任公署政委兼臺灣省防衛材料委員會主任委員；十一月二十日，由胡適、王世杰、傅斯年、杭立武等創辦的「自由中國」半月刊在臺北創刊，由胡適任發行人，雷震實際負責編務。一九五〇

年三月，任總統府國策顧問；五月，中央銀行改組，聘爲監事，同月，任「臺灣省雜誌協會」會長；八月，任國民黨改造委員會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；一九五三年，任「中日文化經濟協會」（會長張羣）幹事長；同年，免去總統府國策顧問職務。一九五三年二月，任「自由中國」發行人兼主編。一九五四年五月，王世杰總統府秘書長等職務垮台，雷震也辭去「香港時報管理委員會」委員兼秘書；十二月，被國民黨開除黨籍。

一九六〇年，與李萬居、高玉樹、齊世英籌組反對黨「中國民主黨」，任新黨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兼發言人，準備於九月底正式成立；五月，爲組織新黨，至臺中、嘉義、高雄、新竹分別舉行座談會；九月四日，以涉嫌叛亂及「自由中國」的違法言論有助共黨宣傳，爲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拘捕，同時被捕者有劉子英、馬之驢、傅正三人；十月八日，判處有期徒刑十年；十一月二十四日，覆判定讞，囚於臺北縣新店安坑軍人監獄。自此足足坐了十年大牢，在一九七〇年九月四日，由李敖、魏廷朝等接他出獄。出獄後九年，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，因腦毒瘤病併發，死在臺北榮民總醫院，活了八十三歲。

雷震生前，自題墓碑是「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雷震之墓」，可見他一生勞碌，臨死卻只願以此兩種名義顯。事實上，雷震一生，跟國民黨三十年，下場正是「三十功名塵與土」，他一生中的光輝事業，乃是辦「自由中國」。這刊物前後辦了十一

年，辦得真是光芒萬丈。至於搞新黨，則不足道，因為這只是雷震政治野心的最後發作而已，比起「自由中國」在思想上的功德無量，實在小焉者也。雷震的偉大，光在「自由中國」一事上已足，其他殊不足論矣！

國民黨自從在大陸失敗逃到臺灣後，他們檢討失敗的原因，可分兩派，一派認為專制得不夠，今後要多專制才行；一派認為自由民主得不夠，今後要拋棄老套，要做深刻的進步的反省才行。做這種反省的人數極少，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。因為這種反省的成功，有兩個條件：第一要有知識，第二要無政治野心。有知識，才知道大江東流擋不住，非得自由民主不可；無政治野心，才能維護理想主義的標準，不把自由民主當做爭取政治地位的手段，而當做一種目的。我認為殷海光最有這兩個條件，所以反省得最成功，在「自由中國」的表現上最出色。雷震是深受殷海光影響下的勇者，他們合作無間，給中國人做了劃時代的貢獻，為人類爭取言論自由做了最精彩的榜樣。殷海光在這十一年的表現裏，在使人頭腦清楚方面，做了中國有史以來沒人做得到的大成績。他以簡明的分析、高明的遠見、清明的文筆，為歷來胡塗的中國人指點了迷津。在思想指向以外，他在政論方面的文章，出色得使敵人和朋友都為之失色。而殷海光這些表現，沒有雷震的主持，也就全不可能。至於雷震後來搞新黨，對辦「自由中國」而言，則是一種捨本逐末。以雷震對國民黨的了解，國民黨會動手抓

人。一動手抓人，「自由中國」就完了。「自由中國」一完，就表示大家幾年來所爭取到的言論自由，會被國民黨收回去，何年何月才能恢復到「自由中國」的尺度，就不知道了。所以新黨運動對傳播思想而言，是一種連累，就像五四運動連累了新文化運動一樣。（我這一點看法，印證「八十年代」在「自由中國」停刊後二十二年，重印「自由中國選集」都要被查禁，可見言論自由的大倒退。）結論是：雷震在大陸失敗逃到臺灣後的反省中，在知識上能脫胎換骨，在政治野心上卻藕斷絲連，最後「自由中國」為政治目的殉了葬，這是很划不來的事。

我是「自由中國」的作者之一，也是雷震的小朋友之一。在他生前死後，也做了一些幫助他的小事。自一九八四年辦「萬歲評論」以來，由於胡虛一先生的義舉，四年來，在發掘真相和發揚雷震的幽光潛德方面，我們不斷的做着事。相對的，雷震的家屬們，卻只是不做任何事。如今胡虛一先生正在大陸行脚，雷震家屬們忽然見風轉舵、心血來潮，要爭「遲來的正義」，我決定編著這本「雷震研究」，給大家反省反省。這本書的完成，胡虛一先生要居首功，我真特別感念他。胡虛一先生是「自由中國」老作者，他在雷震「寂寞身後事」中辛苦代傳「千秋萬歲名」，這種對死友的厚誼，真令傅正、聶華苓之流愧死，更令宋英之流愧死。在酬死友方面，胡虛一先生是偉大中國人的樣版，是中國人的光榮，我在此遙祝他的脚健！

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六日

「雷震研究」目錄

前言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我看雷震和新黨 | 一 |
| 二 | 法律不會說話——因雷案而想起的 | 九 |
| 三 | 關於「雷案」的一些秘辛 | 五 |
| 四 | 雷震先生喪事記實 | 七 |
| 五 | 宋英別丟老公的臉了！ | 三 |
| 六 | 誰使雷震有了遺恨？ | 八 |
| 七 | 給「雷震之女」的一封信 | 八 |
| 八 | 讀「愛荷華憶雷震」書後 | 七 |
| 九 | 關於三毛與雷三毛 | 三五 |

目 錄 二

〇 拜讀李敖先生大函賜教有感——兼

代古人雷震先生作點表白

二六五

二 「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」

三〇五

三 再蒙李敖先生大函啓示的感想——

兼代古人雷震先生再作點解說

三一

三 對胡老師感想的感想

三三

我看雷震和新黨

殷海光

一

雷震先生失去身體的自由多天了！

這些日子，我常想着一個人在他人生道路上的發展方向，我也想到我們這羣「天涯淪落人」的前途。我幾乎依稀看得見我們這羣人的未來景象和終結。

自從雷震先生和我主辦令人喜愛同時也令人厭憎的「自由中國」半月刊以來，我耳邊常常有人說：「雷震是一個失意的官僚政客，你是一個讀書人，跟他在一起搞什麼。」

不，照我看來，雷震先生不止是一個「官僚政客」，而且簡直是一個「最愚蠢的官僚政客」。

爲什麼呢？

這太顯明了！在他人生的歷程中，擺着兩條可以任意選擇的道路：第一條，照美國時代周刊和臺灣時與潮雜誌上所載的，雷震先生從二十歲開始就加入中國國民黨。後來「官運亨通」，一直做到「朝廷命官」，奉命連絡四方。在中國政局震盪之秋，他曾盡力之所及，爲在朝黨立過功勞。來臺以後，如果他利用他這個歷史，「人事關係」，和他與政治當道的淵源，那末，順理成章，他不難也和目前若干夠聰明的知識分子一樣，做起特字號的官兒，錦衣玉食，汽車出進，揚揚自得。他用不着這麼大一把子年紀，每天擠公共汽車，來往於木柵鄉和臺北之間。有一次，他底夫人宋英女士很幽默地對我說：「自從雷先生辦自由中國以後，我們的房子是愈住愈小，車子倒是愈坐愈大哩！」第二條，雷震先生堅持他底「民主憲政」主張，不肯放棄批評這件事那件事，而且硬要組織一個新的政黨。結果，十幾年來，他由被開除黨籍，而被削掉國策顧問崇高的官爵，而遭治安機構看守大門，而被阻撓印刷，而因陳案被控，終至因「叛亂罪嫌」而身陷囹圄。

這兩條道路，前一條坦易暢達，對自身有利；後一條險惡不堪，對自身不利；雷震先生

偏偏選擇了後一條。敬愛的讀者諸君！雷震不是「最愚蠢的官僚政客」又是什麼？

二

至少至少，從可能演發的歷史着眼，雷震先生和即將成立的新黨有不可分的關聯。依據中外獨立性的輿論一致的判斷，雷震先生之失去身體自由與新黨之創建有關。顯然得很，一九六〇年九月四日上午若干人對雷震先生所採取的這項行動，是對新黨「打蛇打頭」的行動。我怎樣也想不出這項行動有什麼必要。我怎樣也想不出雷震先生等人創建新黨有什麼「危險」可言。

無論是「造反」也好，或者「革命」也好，必須許多條件輻湊在一起才能成功。第一，人的質素；第二，社會基礎；第三，國際背景。我現在就這三個層界略加解析。

第一、人的質素。搞「革命」必須要有搞「革命」的人。怎樣的人才是搞「革命」的人呢？搞「革命」的人，在思想和情調方面有兩種趨向：一、浪漫的趨向（romantic tendency）；二、理想的趨向（idealistic tendency）。所謂「浪漫的趨向」，就是反傳統反古典反權威的趨向。因此，具有浪漫趨向的人，也就無視既成的政教，典章，制度。所謂「理想的趨向」，就是超越實現的一切，而一心迷醉於理想的天國之降臨。具有這兩種趨向的人，